

张国华 著

二十四道拐

● 长篇小说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二十四道拐

张国华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四道拐 / 张国华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21-11818-9

I. ①二…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5470 号



二十四道拐

张国华 著

选题策划 张云端

责任编辑 黄冰 陈田田

封面题签 戴明贤

装帧设计 冰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印张 30.5 开本 16 开 印数 35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1-11818-9 定价: 38.00 元

本书获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目录

引 子/001
第一章/002
第二章/020
第三章/026
第四章/092
第五章/115
第六章/135
第七章/142
第八章/167
第九章/183
第十章/205
第十一章/223
第十二章/248
第十三章/269
第十四章/281
第十五章/293
第十六章/305
第十七章/321
第十八章/336
第十九章/346
第二十章/358
第二十一章/371
第二十二章/388
第二十三章/402
第二十四章/420
第二十五章/428
第二十六章/439
第二十七章/450
第二十八章/459
大结局/473

引子

公元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六十五周年纪念日。

天高云淡，艳阳朗照。美利坚合众国的洛杉矶，高楼鳞次栉比的城市上空，一群和平鸽在蔚蓝的天宇中缓缓地滑行，呜呜的笛哨在苍空中悠悠地回响，呈现一派和平祥瑞的气象。

庄严肃穆的军事博物馆彩旗飘扬，人声鼎沸的参观大厅里，白发银须的二战老兵们，晃动着挂满胸前的大小勋章，步履蹒跚地移动脚步，注目在一张张、一件件反法西斯战争的图片 and 物件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离休将军梅江和他的老朋友——美国离休将军约翰，在白色墙幕上的战争照片面前停下脚步。一张沧桑的老照片上，树木隐约掩映的公路，像一条长龙弯弯曲曲地盘旋在陡峭险峻的大山上。九曲回肠的盘山公路上爬满了不堪重负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甲壳虫一般排成队列，从山脚一直连接到山巅，连接到看不到路头的云端。

神采奕奕的梅江和白发苍苍的约翰神情凝重，思绪回到了六十多年前血与火的岁月：山峦叠嶂的公路运输线，烽火连天，面目狰狞的日本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在公路上空盘旋轰炸，用树枝伪装过的地面高炮向空中飞机猛烈射击，一群群中美士兵和中国老百姓在枪林弹雨中奋力抢救被炸毁的公路，一辆辆装满军需物资的汽车在硝烟弥漫中左右晃躲，蹒跚着碾过坑坑洼洼的路面……

第一章

公元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厚重的云霾沉沉地压在古城安南的头顶，城南郊外著名胜景——鸦关的雄姿在迷离的晨雾里时隐时现。晴隆山半坡，长龙一般曲曲折折延伸到山麓的二十四道拐的公路上，北风凛冽，寒鸦阵阵。三五成群的难民扶老携幼，艰难地挪动着脚步。落叶满地的路边，几步不远，便有倒在地上的饿殍。

一匹枣红色的快马从山下沿着公路疾驰而来，马上的梅海一脸焦急，不时地张望蹒行的难民。他在沙子岭九妹客栈听江南过来的难民说，国都已经失守，金陵城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他惦记率部护卫京师的二弟梅江，要把金陵沦陷的噩耗尽快告诉母亲梅老夫人，看想什么办法打听二弟的生死。奔马挨了他一鞭长嘶一声，昂头奋蹄向山顶的安南城疾驰而去。

大半早晨。雨雾笼罩着安南古城，红墙碧瓦的玉皇阁矗立的石山下，葱葱郁郁的金丝榔掩映着的大宅院里，白发银丝的梅老夫人江静初正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手掐念珠、闭目念佛。

江静初是安南闻名遐迩的名媛侠女，著名绅士梅如龄的遗孀，夫君早年在云南讲武堂习武，曾跟随蔡锷讨袁护国，之后沉浮商海，捐资助学，是商界楷模。梅如龄病逝后，江静初秉承其遗志，都用来做善事，把梅家事业依然做得风生水起，势头不减当年。为了修建二十四道拐公路，她四处奔走，筹措资金，连自己的寿木都捐献出来，成为一段佳话。

此时，她心中纠结着南京战事，一人在家念佛祈祷佛祖保佑国泰儿安。屋子里静得出奇，只有佛珠捻动的声响。香炉里的檀香已燃成灰烬，她起身拿了三根新香在蜡烛上点燃，正要插向香炉，朱漆大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神色慌张的梅海一路叫着进来：“妈，妈，拐了，拐了！”

江静初微微皱起眉头，慢条斯理地说：“海儿，我平常怎么教你们的？每临大事必有静气，像你这般浮躁，能光大梅家产业吗？”

梅海怔了一下,带着哭腔说:“妈,金陵城失陷了!”

江静初手一抖,冒着青烟的紫檀香掉在地上,旋即她又神情自若地捡了起来。

梅海怯怯地望着母亲。江静初脸色凝重,站起来望着墙上挂着的二儿子梅江的戎装照片,一字一顿地说:“我死一个儿子不足为惜,可惜的是我泱泱大国的首都竟然让一个弹丸小国攻陷了,奇耻大辱啊!”

这时,在《莲城书刊》当记者的幺女梅冰走进客厅,她听到母亲和大哥的对话,走过去依偎在江静初的身边:“妈妈,国破山河在,日本倭寇要我亡国谈何容易。你一直教导我们要报效国家,二哥他真为国捐躯了,也是我们梅家的英雄啊!”她说得很动情,眼里噙满了泪花。

江静初默默地点了点头,伸手拭去梅冰的眼泪。

“妈,我想设个灵堂。”梅海悲怆地说。

江静初转过头来看着梅海,看了好一会儿,又转过头去盯着照片上英气勃勃的梅江,然后幽幽地说:“设吧,为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梅冰也听懂了母亲的意思,点了点头。

在梅海的张罗下,梅家院子里不一会儿就挂满了素衣白绢。院中白墙上庄严地横挂上了江静初遒劲秀秀的柳体手书:“抗日志士之灵位”。两侧肃穆地悬挂着“壮士英风勒丹石,英雄铁血染黄花”的挽联。

灵堂设立完毕,江静初亲手焚了三柱檀香,对着灵堂拜了三拜,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香火插在香坛里。紧接着梅海、梅冰和梅家上下逐一对着灵堂叩拜敬香。

梅家大院陷入悲怆和肃穆的气氛之中。

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午夜,经过又一天的惨烈巷战,金陵古城的枪炮声已渐稀少。被炮火摧毁的残壁断垣内,忽明忽灭的火光,狰狞地映照出一具具横卧竖倚的尸体。

刽子手谷寿夫带领第六师团的野兽官兵,正在逐街逐巷地搜寻殊杀抵抗的国军残余官兵。

国军103团上校团长梅江,带着残部二十余人隐蔽在扬子江边的一片硝烟弥漫的废墟里面。他们满脸血污,破烂的棉军装血迹斑斑,像一群遍体鳞伤的野狼挤靠在墙角,残喘片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厮杀。

梅江在衣兜里摸索,他想找支香烟解下困乏,摸索半天没有找到。警卫排长马金戈向他身边凑了凑,递给他半截香烟。黑暗中梅江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

一下：“你小子还留有备用啊！”马金戈也笑了笑，他很满意自己的半截香烟让团长阴沉的脸露出了笑容。

梅江伸手在身边一根烧成火炭的木头上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部队从湘南开进南京城时，整整一千一百名英气勃勃的热血男儿，半个多月的惨烈厮杀，如今身边只剩下不到三十名伤痕累累的兄弟。几次遭遇战中，他血红着眼睛，抱着炸药包直想冲进鬼子群里，与嚣张的敌寇同归于尽，以身殉国都被马金戈死死地拽住。

103团打得很顽强，每个官兵都抱定誓死保卫国都的决心。让梅江悲愤的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枪栓没拉几下就不见了踪影。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唐生智将军不是信誓旦旦地要与国都共存亡吗？怎么仗没打几天，就下达命令要撤退？国家都破亡了，还要撤到哪儿去？是有人假传军令还是唐生智怕死？十多万大军溃败如山倒，国威何在啊！二十多天像过了二十多年，他亲眼目睹身边的兄弟一茬茬地倒在炮火中，眼睁睁地看着同胞姐妹惨遭奸淫和杀戮。开始时他满眼喷火，把枪中愤怒的子弹倾泻而出射向鬼子；后来他眼流热泪，痛恨自己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现在泪流干了，他要凭借血管中还在奔涌的血气，和灭绝人性的野兽血战到最后。

“哒哒哒……”

废墟外面响起歪把子机关枪的射击声，是哨兵遭遇搜索的日军了。梅江掐灭烟头，用沙哑的声音低沉地命令：“拼了吧，兄弟们！”随着一阵呐喊，二十多名士兵像野狼一样冲进了搜索过来的鬼子队伍中。

梅江身边的这点残余力量大都是团部警卫排的战士，每一个都英勇无畏，疯狂的搏杀中，他端起一支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迎上一名嘴里叽里哇啦的日军少佐。

烟火的映照下，日军少佐的眼睛里闪着凶悍的冷光，双手扶着倭刀骄横地迎了上来。金陵保卫战以来，倒在梅家枪法下的日本官兵就有二十多名，若在平时，梅江不用三个回合就可以让这名狂妄的日军少佐倒地身亡，可一天多水米没有粘牙，铁打的汉子已是身虚腿软。

日军少佐挥舞倭刀砍杀了几下没占到便宜，三两下脱掉身上的呢子大衣，双手举着倭刀狞笑着一步步逼过来。梅江平端“三八大盖”虚晃一枪，刺向他暴露的右胸，不巧移动的脚步踩在地上的断木上，身子失去重心。少佐趁机猛扑上来，把倭刀举过头顶一个力劈华山，恰在这时，刚从鬼子胸窝拔出刺刀的作战参谋肖健宇，一脚踢起地上的钢盔砸向日军少佐，日军少佐歪头让过钢盔，脚步一下迟疑。就在这一瞬间，梅江鲤鱼打挺站起来，寒光一闪，刺刀插进他的胸

部，血光喷溅中少佐颓然倒地。

激烈的厮杀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军，警卫排的士兵已经倒下了好几个。两眼血红的梅江拾起一挺歪把子机关枪，指着扬子江边的一座高楼低声喝令队伍：“冲过去占领有利地形！”

他一边扫射一边带头向高楼冲去。

日军突然遭遇这支虎狼一般的队伍，还没反应过来，就像草垛被狂风扫过，瞬间倒下一片。

马金戈和肖健宇紧紧跟在梅江身边，金陵保卫战以来，每次遭遇敌人，梅江都是这般率先冲锋陷阵，他们知道团长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两人每次都一左一右紧紧护卫着他。

突然，端起机枪扫射的梅江身子颤了一下。

马金戈惊呼一声去扶梅江，双手被他身子甩开，他只顾扫射敌人。肖健宇卡宾枪中的子弹泼水一样尽数射向扑过来的鬼子，回身和马金戈挟着梅江冲向江边的高楼。

冲进大楼，马金戈几下撕开梅江的衣服，拿出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他推开马金戈，红着眼睛吼道：“老子死不了，快去接应兄弟们。”

马金戈无奈地看了梅江一眼，提起卡宾枪猫身冲向楼外。

“团座，我们来了。”随着一阵喊声，一群官兵进了大楼。梅江惊诧地看到，失散了十多天的赵副团长提着冲锋枪满脸血污地挤在队伍前面，他身边紧紧地依着背着背包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参赞约翰，梅江德国普鲁士军校的同学。

“约翰，你怎么没同使馆一同撤退？”梅江惊喜地叫道。

“梅，一言难尽啊！”约翰上前紧紧握住梅江的手。

赵副团长揩了一下脸上的血污：“团座，我们是在玄武湖边碰上约翰中校的，听到这边枪声密集知道有自己人就奔过来了，真想不到会碰上你和兄弟们。”

“娘的，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梅江愤然地骂道。

赵副团长也悲痛地说：“二营和三营的兄弟们全没了，我们想法撤吧，再不撤103团就没有人了。”

梅江怒目圆睁地吼道：“撤？国都都破陷了，撤到哪儿去？我们有何脸面见江东父老？”

他们的情绪感染了大家，现场陷入悲痛的氛围。

楼外响起激烈的枪声，一队日军嚎叫着冲向他们栖身的大楼。赵副团长夺过梅江手中的机枪，倚着窗户向涌上来的鬼子兵扫射，一边回头对梅江说：“团

座你们走吧，给 103 团留点种子。”

他见梅江掏出短枪射杀，像一只发怒的狮子咆哮道：“狗日的马金戈，赶快带团座和约翰中校跳江，我掩护你们。”就在这时，一阵弹雨射来，一团血雾在空中弥漫，他踉跄一下倒在地上。梅江声嘶力竭地大叫：“老赵！”边抓起机枪对着窗外一阵猛烈扫射。马金戈扑过去，把他暴露给敌人的身子摁下来。“混蛋，放开我。”他大叫。

日本兵嚎叫着冲进了大楼，几名伤痕累累的士兵呐喊着迎了上去。马金戈和肖健宇把身上仅剩的两颗手榴弹甩进敌群，分别拉起梅江和约翰从后窗跳进了汨汨奔流的扬子江中。

蜂拥来到窗户边的日本兵，端起机枪步枪，对着江面一阵疯狂的扫射。

战争的火焰虽然没有烧到贵州高原，但由于国都南京沦陷，省城贵阳笼罩着厚重的战争阴云。

蒋委员长带着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陆续随之的机关、学校，南来北往的难民溃兵聚挤贵阳，使这座高原山城突然热闹繁忙起来。夜很深了，寒风细雨中，铜像台到大十字一带的商铺和小吃摊子的电石灯依然闪着光亮，沿街游走和坐地吃摊的学生、军人和职员们，操着南腔北调忧心忡忡地议论着南京的战事和局势。

中共贵州工委负责人戈国华和通讯员小安行色匆匆地走在铜像台大街上，看着拥挤不堪的街头，他俩脸上露出焦虑不安的表情。南京沦陷，举世震惊，战火可能在全国迅速蔓延，局势十分危急。他们是赶赴秘密会场参加会议，研究部署有关贵州抗战的工作。“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签署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但国民党仍然处处限制共产党的抗日活动。近来，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下，国民党置国家生死存亡而不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迫使中共贵州工委的抗战工作只能在地下秘密进行。

他们俩拐进一条石板小巷，昏黄的路灯映照雨雾蒙蒙的幽长小巷，没有一个人，四周异常的安静，静得两个人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不对！”戈国华停住脚步，举起左手示意危险，右手迅速从腰间拔出手枪。

小安看到戈国华的举动，本能地一把将他拉到身后：“怎么了，老板？”

戈国华低声说：“太安静了，这不正常。”他们俩迅速贴近巷子的石墙。

小安警惕地前后望了望：“老板，我先去看看。”

戈国华想了一下：“好，注意保护好自己。”

小安打开枪机猫着腰刚走了两步，前面不远的法式楼房里，突然有人从窗

户往路上扔了一盆花草，花盆坠地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随后响起一阵枪声，有人从楼上跌了下来。

“快撤，有埋伏。”戈国华急促地命令小安。

话音刚落，一群身着黑衣黑帽的特务冲出楼房，迎面向他们追过来。“不要让共党头子跑了，快！”他们边跑边喊。

戈国华和小安利用小巷弯弯拐拐的地形，一边射击一边后退。

眼看就要跑进一条小黑巷子，在后面的小安突然中弹，身子踉跄了一下，半跪在地上。灯光下戈国华看到他的腿上流出鲜血，惊呼道：“小安，你中弹了？”弯腰下去要背他。

小安一把推开戈国华：“老板，你快走，我掩护你。”

“小安，你听话，这是命令。”戈国华坚持要背他。

小安再次推开戈国华，焦急地，“老板，我的职责就是保卫你，快走，您再不走……”他把枪口指着自己的脑袋。

特务的呐喊声越逼越近，小巷的人家全都紧闭房门。戈国华无奈地看了小安一眼，扭头向漆黑的小巷跑去。小安看着他消失的背影，从容地从身上取了一只弹夹给枪换上，爬到墙角，对着哇哇叫着跑上来的特务，镇静地射击，一个特务应声倒地。

特务紧贴着小巷石墙高喊：“抓活的，前面有共产党的大头目，千万别让他们跑掉。”

小安的枪法很准，靠在墙边的特务不敢轻易露头，他要拖住敌人，尽可能为戈书记争取一些时间。特务们明白他的意图，喊叫着向他扑来，小安再扣动扳机时，弹夹已经打空。他扶着墙站起来，迎着冲在前面的特务，猛地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两人重重的摔倒在地上。蜂拥上来的特务七手八脚掰开小安铁钳般的双手时，他手中的特务已经翻着白眼没有了呼吸。

特务们按住拼死挣扎的小安，一个头目模样的特务用枪挑起他的下颌：“人呢？还有人呢？”

小安冷笑一声，“就老子一个！”一个小特务举起手枪要砸他的头，被特务头目把手摁住：“别动，一会儿有他好果子吃的。”

贵阳城都司路两进两出的四合院内，军统局贵阳站的审讯室外间，温文儒雅的上校站长黄宏达和一脸冷冽的中校副站长梅涛并肩站立，面对窗户，静静地看着清冽汨汨的南明河水，在等待审讯结果。

黄宏达微笑着说：“梅涛老弟，这次成功破获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你立了

头功，戴老板对你可是刮目相看喽！”话语有点儿酸溜溜的味道。

梅涛表情严峻，不卑不亢地说：“可惜，还有一个在逃！”

军统里素以小诸葛著称的黄宏达一向感到身边这个助手很是傲慢，难以驾驭。他侧目看了梅涛一眼，自我宽慰地说：“够意思了，六个工委抓获三个，打死两个，已算大功告成。再说，只要这三人中有一个开了口，在逃的还能飞吗？”

梅涛回头望了审讯室一眼：“站长，我们同共产党打了这些年的交道，有几次从他们口中得到想要的东西？”

黄宏达沉思片刻，叹了一口气：“是啊！共产党人都像灌了迷魂汤，真让人不可思议。不过……”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似的说：“报告中不是说击毙了三个吗？怎么又说两个呢？咱们统一口径吧，你说呢？”

梅涛用余光看了黄宏达一眼，知道老谋深算的他又想欺上瞒下，沉吟片刻，他表情淡淡地说：“就按站长说的办吧！”

“梅老弟，不能说要按我说的办，我说错了呢？行动组的报告清清楚楚地说是经过最后核实，共产党六个工委当场击毙三人生俘三人，无一漏网，刚才我也弄糊涂了。我再问一次，这个情况到底是否属实？”黄宏达表情阴森地，他不想留一点儿口实给梅涛。

梅涛又沉吟片刻，“就按行动组的最后核实统一口径吧。”

黄宏达笑了笑：“这就对了，要不别人会骂我们不识数。”

梅涛面无表情地望着审讯室，被捆在刑柱上的小安满身血迹，歪垂着头，骂骂咧咧地望着火盆里烧得通红的烙铁。

看到黄宏达和梅涛进来，光头特工狞笑着拿起炽白烙铁的光头，赶紧站在一边。梅涛问光头特工：“开口了吗？”光头一脸沮丧地答道：“开口就骂人。”

黄宏达咬了一下牙，不阴不阳地说道：“慢工出细活，耐心一点儿，他想通了会开口的。”

光头似懂非懂地看了黄宏达一眼，机械地答道：“是，站长。”

走出审讯室，黄宏达意味深长地说：“共产党人真他妈是中了毒的疯子，肉体的痛苦对他们好像起不了作用。”

梅涛仰望落霞殷红的天空，陷入深深的沉思。

太阳落山了，满山的黄花悄悄融进蓝灰色的暮霭之中。

梅江和约翰在马金戈和肖健宇的挟持下，像掷出的秤砣沉进了江底，躲过了鬼子的枪弹。他们在刺骨的江底奋力潜泳，估摸脱离日军的射程之后方才冒

出水面。

江面不时驶过日军巡逻的炮艇，探照灯照耀下到处是漂浮的尸首和杂物。自幼在江边长大的马金戈，拖了一块木板让梅江和约翰伏在上面，他和喘着粗气的肖健宇推着木板向江对岸泅去。借助夜色和漂浮物的掩护，他们躲过一次又一次的惊险到了南岸。梅江发现不见了肖健宇，急得张口要喊，被马金戈一把将口捂住，“团长，健宇可能是躲避炮艇时失散了，他身体棒，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梅江想说什么，没有说。

马金戈扶着梅江和瑟瑟发抖的约翰找了一个山洞躲进去，安顿好后，他趁着夜色在树丛里捡来柴禾，从鞋帮里取出火石升起火，让梅江和约翰脱下冰铁一样的衣裤在篝火上烘烤，两人烤了一会儿，身子暖和了，就在篝火边呼呼入睡了，马金戈眼睛不敢眨一下，警惕地守候在他们身边。

天放天亮，梅江醒来，他看到马金戈在篝火上烤野兔，赶紧推醒约翰，两人接过马金戈递过的香喷喷的野兔肉，狼吞虎咽地啃嚼起来，不一会儿，丢了一地的骨头。约翰很有歉意，因为没给马金戈留下一点儿，梅江揩着嘴道：“你不用担心，这小子肚子早鼓了。”

约翰莫名其妙地看马金戈，马金戈满脸委屈地看着约翰，片刻，三人都笑了起来。

吃完野兔，喝了山泉，三人身上的寒冷饥饿消失了，他们出了山洞向丛林外走去。丛林外面是一条泥沙公路，难民和溃兵像潮水一般在涌动，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梅江穿着显眼的国军上校军服，却没有一个人正眼看他，偶有一个注视的目光，却满含鄙夷，好像是说，国家白养了你们这些军人。他悲怆而羞愧地看着惊惶而走的难民，两行眼泪从眼眶里流到腮上。约翰看到他肩上的绷带在渗血，小心地上前欲扶他坐下。他轻轻推开约翰的手，喃喃地自言自语：“听到了吗？强盗还在杀戮、还在杀戮。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这是在哪里？”他边说边用手抓住头上的军帽。马金戈看到他悲愤欲绝的样子，知道他受了刺激，站在一边不敢说话。

梅江径直走向林子，马金戈上去一把抱住他：“团长，你要去哪里？103团一千多兄弟眼下就我们俩了，只要你在，我们103团就还在，我们还可以组织队伍，打他狗娘养的日本鬼子。”

约翰赶上来拦住失去常态的梅江，他一脸的悲怆：“梅，这是一个国家的劫难，一个人是挽回不了局面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是你们民族的

智慧。”

这时，几个徒手的士兵拥着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少校军官慌慌张张地从他们身边跑过去。

梅江推开马金戈，拔出腰间的手枪对着跑过的溃兵喝道：“站住！”

几个溃兵闻声站住，看见梅江军服上的上校领花，胆怯地互相望了望。

“你们的枪呢？不知道步兵条例吗？”梅江威严地喝道。

络腮胡子少校马上向梅江立正敬礼：“报告长官，江面太宽，是我让他们丢枪的，不然后人枪都要沉入江底。”少校突然认出梅江，赶紧补充一句：“报告梅团长，104团三营营副李树成向您报告。”

梅江回敬了一个军礼，他也认出了李树成，惊喜地问道：“你们霍团长呢？”

李树成摇了摇头：“打散了，我们团就剩这几个弟兄了。”

梅江为刚才的举动感到有点儿内疚，他走上前拍了下李树成的肩膀：“都是好样的，兄弟们，178师不会完，总有一天我们要向鬼子讨还血债，你们走吧，我等等还有没有103团的兄弟。”

李树成迟疑了一下：“梅团长，鬼子很快就会追杀过来的，你们保重！”然后向梅江行军礼后转身离去。

梅江突然大声喊道：“回来。”

李树成和几个士兵闻声回头：“报告梅团长，有什么吩咐？”

梅江看了密密麻麻的难民一眼，走上前帮助李树成扶正有点儿歪斜的军帽。“打起精神，让老百姓对我们还有信心，中国不会亡。”

李树成望着梅江，咬着嘴唇哽咽道：“是，长官。”

梅江挥手：“好，去吧，我们战场上再见。”

李树成向梅江再次敬礼，然后转身疾步而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梅江一眼，整了整军服的领子，方才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梅江三人融进逃难的人流缓缓地前行。走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一个青年女子扶着一个拄着拐杖的士兵在艰难地前行，约翰十分动容，轻声地对梅江说：“梅，你看，多么动人的场面。”边说边从背包里取出照相机，举手拍了一张照片。年轻女子感觉到有人拍照，转过脸来，是一位长相清秀的漂亮女子，那眼神像受惊的小鹿，露出一丝怯意。梅江心里一动，“过去帮助一下。”马金戈大步奔过去帮助女子搀扶伤兵。

安南城水塘街一座小阁楼里，戈国华正坐在木椅上阅读《莲城新刊》。中共贵州工委在贵阳被军统破坏之后，他侥幸逃脱。秘密潜入滇黔线上的安南开展

工作,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安南县政府民政科科长。

南京失陷后,滇黔线天天都是人马络绎不绝,逃难的民众和搬迁的机关、学校充斥安南,让古老的小镇呈现出空前的热闹。戈国华每天都要阅读报刊,了解前线战事。报上说日军占领南京后又沿长江而上进攻武汉、长沙,宣称三个月内占领整个中国,他捧着报纸忧心忡忡。这时,屋外传来敲门的声音。

戈国华警惕地站起来,把衣袋里的手枪推上膛,然后才去开房门。

敲门的是安南县长秦子涵。三十岁出头的秦子涵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留着仁丹胡,一副洋派打扮。

戈国华表情吃惊地说:“秦县长,什么事劳您亲自上门?”

秦子涵扫了屋子一眼,客气地说:“戈科长,初到安南就碰上繁多诸事,听说你昨天下了一整天的乡。”

戈国华放下手中的刊物答道:“是啊,不是难民很多嘛,专署民政科要我们把各乡救赈的情况报上去,我下乡去收集一下。”

秦子涵关切地说:“民政科鸡毛蒜皮的事多得很,事必躬亲你办不完。安南山高路远,有事可由县政府通知各乡开会,那样省事得多。”

戈国华闻听秦子涵很务实,也关心下属,解释道:“安南风光很好,我借机游览一下。”

秦子涵微笑道:“你说对了,安南虽穷,风光确很迷人,我都舍不得走了。”说到这里,他一脸悲愤地说:“国华,南京失陷了,知道吗?”

戈国华沉痛地答道:“听说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国耻啊!”

秦子涵哼了一声道:“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四万万人的泱泱大国,就打不赢一个岛国小日本。你看,这不是?”他拍拍手中的小册子又愤然道:“强盗都进家门了,兄弟之间还在闹打架,发什么剿共手册,这不是昏庸至极嘛,难怪……”

多年的地下工作让戈国华随时随地都高度警惕,他对秦子涵的愤然不满不置可否地苦笑一声,没有说话。

“算了,我也只是在你面前发发牢骚,杞人忧天啊!”秦子涵看戈国华没有同他产生共鸣,自我解嘲地叹了一口气。“我只管好安南这一亩三分地吧,看这局势,安南难民和搬迁来的人还要增多,安南即将成为一座收容山城了。”

秦子涵刚要出门又转身道:“差点儿忘了,商会江会长的二儿子在南京保卫战中可能殉国了,他家设了抗战英烈灵堂,你代表我和县府去吊唁,同时也安慰一下。这边,军统来安南设情报组,苟组长指名要我去商量工作,哎!你转告梅老夫人,改天我再去她家给抗日英雄磕头。”

安南城东一座小山头上,依山就势建造的柳家宅院像一座城堡,虎视眈眈

地注视着安南城。

体态发福的主人柳树槐正在院里喂画眉，他一边把鸟食丢进笼子，一边撮着胖嘟嘟的嘴发出叽叽的声音，逗引得画眉喳喳地欢唱。

身穿棉绸长衫，一副阔人打扮的柳天龙一脸欣喜地闯了进来，抑制不住兴奋地大声喊道：“爹，爹。”

柳树槐回头白了柳天龙一眼：“屙尿拣到金元宝了？这么高兴！”

“爹，你知道吗？南京失陷了。”柳天龙喜形于色地说道。

“怎么？”柳树槐的脸色霎时阴沉下来，“南京失陷，国之大耻，你小子竟还高兴？”

柳天龙马上赔笑道：“爹，我是说梅家二公子，那个国军团座肯定完蛋了。”

柳树槐蹙着眉问：“南京失陷和梅老二有什么关系？”

柳天龙把画眉食盒递给柳树槐，“爹，你忘了，那梅老二的 103 团不是参与拱卫京师吗？”

柳树槐思想片刻，一脸正色地说道：“儿喽，梅老二阵亡你就该高兴了？梅柳两家是三代世交，国难当头，我们两家应该荣辱与共才是！”

柳天龙一脸不屑地说：“世交？要我说，他们梅家就是我们柳家的死对头。你忘了，为烟土生意的事，他家跟着瞎起哄，让我们家差点儿下不了台。哼，还不是仗着他家梅老二是国军团长？爹，我听人说了，南京城失陷，守军死得人山人海，梅老二碰上日本人，铜锅遇上铁刷把，他不死才怪呢！”

柳树槐放下食盒，拍了拍手：“你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一点儿。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要让整个安南都知道我们柳家和梅家休戚与共，知道吗？对了，南京失陷梅家晓得了吗？”

柳天龙撅嘴答道：“全城都传开了，他梅家还能不晓得？哼，等着办丧事吧！”

柳树槐恨了柳天龙一眼，想想说道：“不行，我们得去梅家看看。”

“去梅家？给梅老二吊孝我就去。”柳天龙说道向客厅走去。

一个年轻美妇端着参汤走到院子里，恰巧听到梅江吊孝这话，心里一惊，手中的青花瓷碗砰啪一声掉在地上，溅了一地的汤水。

柳树槐正欲呵斥，一看是柳天龙的妻子吴晓雨，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吴晓雨不慌不忙地蹲下去收拾破碗残片。

柳树槐瞪了一眼回到客厅，对着抽水烟筒的柳天龙说：“走啊！咱爷俩一起去。”

柳天龙瓮声瓮气地说：“我不去。”